

費齊議軍事日本諸將聞明兵之大至而遣偵卒覘其動靜此時行長在松島清正在蔚山清正為築城于蔚山暫監經修之事其後清正欲摘水路之諸城故往西生浦而在機張加藤清兵衛留于蔚山秀元兵加焉故明人皆謂清正在蔚山也秀秋在釜山凡日本兵士在朝鮮者十三萬餘人也

邢玠分其兵為三協左協者副總兵李如梅馬步一萬三千六十人盧得功董正誼茅國器陳寅陳大綱屬焉中協者副總兵高策馬步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人祖承訓頗貴李寧李化龍柴登科苑進忠吳惟忠屬焉右協者副總兵李芳春解生馬步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人牛伯英方時新鄭守主戡盧繼忠楊方金陳愚聞屬焉彭

友德揚登山擺塞張維城等者為救三協故別為遊兵監軍者監察御史陳效也朝鮮軍士亦屬三協矣鉄炮一千二百四十四位火箭十一萬八千支鉄炮火藥六萬九千七百四十五斤大小鉛玉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七斤者遼陽分守張登雲運之其餘三眼銃鉄鑿篋銃悶棍火砲火筒團牌佛郎機等兵器皆收聚之軍法尤嚴

十二月邢玠登壇祭天地犒諸將而放數方鉄炮其儀嚴肅既而揚鏞麻貴帥三協兵赴慶州將攻蔚山其南有島山清正兵亦守之麻貴遣高策果惟忠於彦陽梁山為遮蔚山釜山往來之路也時完戶備前守淺野左京大夫幸長木田飛騨守為入蔚山故陣于彦陽先

遣斥堠密覓敵跡高策臬惟忠兵見之大進悉殺斥堠
幸長聞而怒曰今既雖入蔚山見斥堠之多死不逢敵
兵而歸則恐有後朝也即欲進馬完戶木田同止之曰
幸長之言固武夫之素志也然明兵可多矣今以我小
兵往擊之則何有利乎唯速入蔚山而可也幸長時年
二十二勇氣甚盛故不用完戶木田之諫曰我不見敵
則其不歸矣即自操旄而進完戶木田亦共發忽與明
兵相值明兵察幸長等之寡兵重圍而斬翦幸長完戶
木田奮戰馳出明兵追之幸長等且戰且退其間三里
幸長被創數矣於蔚山近邊既欲戰死此時龜田大隅
守幸長擊殺敵將敵軍亂散時加藤清兵衛開城門迎
之依是幸長木田飛驒守得入蔚山完戶備前守者被
明兵隔而不得入城轉自間路而入加藤清兵衛馳驅
于城中而監諸事幸長守城面毛利秀元分兵使守島
山木田飛驒守為游兵焉城中糧粟不多且近鄉之商
人民黎驚明兵之大至携其妻子皆入城中故穀粟尤
乏李如梅楊登山率兵攻蔚山遊擊擺賽帥五百騎
來到城壁下相共競進城兵見之鳥銃亂發關聲喧闐
而後一萬人同出城門齊刃突戰擺賽逃走城兵追之
明兵多聚而圍之城兵大戰擊走之速歸城是時城兵
死者四百人明兵死者三千餘人也蔚山島山之間有
一河李方春解生浮舟於此河放火于近里乘煙欲攻
入城之兵察之急放鉄炮方春解生之舟蕩溺者四五
艘死亡者多矣方春解生僅免而歸加藤清兵衛欲

遣使于機張召清正因擇其价時幸長臣木村賴母曰
我請往焉即馳騁逾日到機張見清正而臨之清正即
曰今日速可促輕旅我出日本之時與淺野彈正相約
幸長宜相救之事而今幸長若死則我何含耻再歸日
本而逢彈正乎我亦必死耳我未聞到蔚山之前幸長若
既死則我與明兵相戰強死可報彈正生來之約于泉
下而已即率五百餘騎而赴焉 麻貴率軍器舍兵進
攻破壁柵而欲入城之兵大防之銃發天下無一中者
麻貴率軍器力竭而退 麻貴率大兵攻蔚山之岬
曲而難登島山守兵投銃炮如雨明兵顛沛退走麻貴
怒勵衆復進城兵轉大木巨石以亂投之明兵擾散城
兵又飛鳥銃百發百中由是明兵死者傷者不知其數
麻貴恐全師皆沒而空還兵 清正率五百騎乘船十
艘將入蔚山明兵皆恐清正之勇敢而不欲防留之時
清正被銀帽子兜盔挾長刀立舟頭指麾兵士遂入蔚
山城之中大喜勇氣十倍 明兵自一方相進而急攻
賊兵以清正入城故膽氣愈壯待明兵之蟻附于壁下
而投木石放矢炮明兵中觸者或摧或斷頭顱明
兵屢攻屢敗故頗倦焉 明兵到揚鎬前議曰以力攻
此城則損我兵而已功其不成矣想夫城中水利不便
且粒米不多諸軍若圍而遠攻之則城自陷矣揚鎬同
之於是明兵共圍城而列營焉然後城中水乏故夜中
密汲池水池中多死屍其水混而城兵飲之以助渴既
而糧又盡切吞紙者壁土以充食又殺牛馬而養口腹

其後城兵潛出城搜撿明兵死者之腰僅得燒米半炙而歸以為食飢困甚矣清正見之為誘明兵故遣使干揚鏞曰日本大將加藤清正與大明大將揚鏞相戰有百矣我憐群兵無罪而死者是故我親對揚鏞而後罷兵揚鏞大歡曰清正勢尽乞降然我不赦之面縛之獻明帝耳聞者皆開眉既臨其期揚鏞先往某地而待焉頻招清正々々蒙銀冑刷其軍粧將往會時幸長來固止之曰公其勿出焉揚鏞之心不可料察則會面之時彼彼力士急捕之則諸軍縱雖健勇而無益矣若又公與彼堅約而不得不出則彼何能知公之形狀乎不可互認也我代公而往耳清正謝之清正家臣毛利家諸將亦皆曰幸長々所言信然矣因是清正心服而不出即遣人干揚鏞而言之揚鏞大怒驅聚士卒欲急攻拔城而寒氣甚重故軍兵不敢從首

同三年正月朔日行長率三千兵發船于順天而救蔚山秀元秀秋長政率三方兵來救蔚山之後援四國軍兵二方餘人亦馳來屯于蔚山之近邊揚鏞大恐不及分兵運籌之事即諭曰速可班師既而援兵數方飄旌旗于前山之風依是揚鏞驚遽不論先後狼狽逃歸清正不知之故不出而追之翌日援兵見明兵之甚少皆謂彼既逃矣即與城兵追之吳惟忠芻國器忘身而苦戰故明兵得不悉死矣然其兵器馬旗弓矢鳥銃弃捐于路頭者綽載斗量不可得尽揚鏞之汚名傳布於世間也

秀吉在京都召德善院玄以曰我將今春被北廳見醜
翻花而憫其心也汝謂何玄以對曰固可也秀吉曰然
則告之于北廳矣即遣尼孝藏主于北廳而告之北廳
大喜手書以被謝之於是德善院玄以淺跡彈正少弼
長政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石田治部少輔三成長東大
藏太輔受秀吉之命監醜翻經始之事秀吉諭七條命
令于玄以等五人其一曰三寶院所小壞者可補葺之
所大壞者可改築之其二曰院外五十町每三町必可
列弓炮而警守焉其三曰自伏見到醜翻其路邊可結
將其四曰点換諸寺有破壞之坊舍則必可新修之其
五曰院內院外芸治其勿怠矣其六曰響應等可使其
資給饒足也其七日土民度入及旅客之往還勿使有

大闕也玄以等前聽之

邢玠聞揚鑄不克拔蔚山而大怒悉聚諸軍於王城以
謀再舉且奏揚鑄罪于明帝而罷其官

二月劉綎陣璘張榜鄧子龍藍芳歲等率軍皆入朝鮮
又以巡撫万世德為經理代揚鑄是明主之所命也

邢玠以李如梅為中路大將以麻貴為東路大將以劉
綎為西路大將以陳璘為水路大將各分兵守諸城而

防日本兵

三月秀吉携秀賴遊醜翻北廳及群妾亦從焉秀吉使
太津宰相京極高次福島左衛門太夫正則增田右衛
門尉長盛監醜翻郊外之事使中村式部太輔十氏檢
其郭內而無入無用之人于其中也既而秀吉北廳到

醍醐入三寶院使從者皆歸且告曰及夕陽可來邀之
北廳等即於三寶院更舊衣披華服而後遍覽處々之
花園結珎于其道左右五色段子之幕以張之秀吉等
子北廳等皆逍遙緩步石橋之左有亭是蓋由某之
茶店也秀吉醜醜花見者自正月催之故諸士各攜茶
店以期秀吉之逸與此日秀吉不率男子一人
唯婢妾而已依是諸士不
得赴皆以其妻女為店主秀吉入飲酒茶悅樂秀吉周
歷山峯四顧春景浩蕩無涖雜花爛熳風送幽香秀吉
喜時聞勅使廣橋中納言兼勝來述睿旨曰今日風不
起矣雨不灑矣天不陰矣塵不飛矣其愛花之真可想
像耳秀吉拜謝又聞其餘攝家清華悉遣使者乃至諸
侯大夫及京師泉塚之庶人等皆載酒肴以來捧之秀
吉又入新莊新莊雜處茶亭喫茶而出入小川土佐守茶室

秀吉到此使長谷川宗仁召聚僮僕人而見之秀吉入
增用長盛茶堂秀賴北廳亦皆來堂側又構浴室秀吉
即脫衣而浴焉浴畢加餐飯秀吉到其茶堂而見之則
雜器列布古畫貼置又築一宅于其傍多聚商賈交易
之物又懸紅絲網于樹間繫之以鈴驚群鳥矣且為催
秀賴之遊慰故浮小艇于庭水刻木偶人置于艇中秀
吉往到德善院玄以茶屋喫菓而去入長束大藏大輔
茶室長束妻進饗膳事畢秀吉北廳等皆改其衣而後
入御牧勘兵衛茶寮又到新庄東玉茶廬其每到處秀
吉無不悅樂秀吉又到一茶戶柴垣竹戶其趣淡薄秀
吉取燒餅而食之提棚上之瓢而挾其腰茶女乞價不
止秀吉大爽而入乃設酒宴既而各歸京秀賴授銀子

二百枚衣服十襲千王寶院北廡亦賜青帑百貫精絲
二十疋秀吉感王寶院治具之不奢不儉而新賜千六
百石之恩祿且約於秋見紅葉而歸翌日施恩賜千酬
酬及八幡山比叡山愛宕山寺院各有墓

清正秀吉等諸將以蔚山城經營之不牢緊故相共修
造之既終事矣時行長等聞天明百五兵大起欲圍順
天之風說皆曰若受天兵之圍則悔而何及矣將去順
天而保于金山浦加藤左馬助嘉明進出言曰未見敵
旗而去此則武夫之玷辱也諸將各可任其意我必殘
留於此而已諸將亦不忍棄嘉明評議多端事聞于蔚
山清正秀吉即遣僧惠瓊号安于順天曰去順天保金
山者先問秀吉而後可決之耶行長嘉明共可之即也

你於秀吉自之秀吉怒曰大明大軍來則來耳而何
去城而畏避之乎能相城地而固守之雖拒大軍而可
使無所憂也我嚮屢所告諭也汝等何忘之乎未聞
明兵既在順天近地然則清正行長義弘幸長今政綱
島信濃守勝茂毛利壹岐守統繁上野久留田藤四
郎等六万餘兵可守諸城其餘秀秋秀元秀家及四国
兵者先暫歸朝而九月又可渡海矣時五月也

六月秀元秀家等發朝鮮赴伏見謁秀吉令其察其軍
忠之淺深且審聽其救蔚山之遲滯與欲去順天城之
甲乙難責之而不許謁見其後召秀元而勞其軍功又
賜感書于加藤嘉明以褒連年之武功

頃年朝鮮在陣諸將報進其斬獲之數武人以其首級

之重故難之則之而進于京師秀吉大喜賞之自此之後諸將皆效之不可勝計也其獻軍實于秀吉必曰鼻若于耳若于秀吉并埋之于洛畔大佛殿邊芳耳塚其後朝鮮人來貢之時到塚上誦祭文而臣之哭泣自此輩是輸死報國者也

七月劉綎屯于水源欲攻順天綎謂誘行長而執之即遣果宋道于順天曰前年行長專好和議故事將成矣以清正邪謀故秀吉大怒又起兵革大明軍兵遠來于朝鮮暴師既有日矣望鄉之思常以于心日本諸將亦如此而已窮兵黷武之警戒豈可不思之乎我與行長相逢後修前盟而班師則兩國之慶在此取行長初疑之宋道辭辨尤懇且劉綎單騎馳出而迎行長於此行長迷焉約地而會期時劉綎陣中有日本入即來下

順天以綎謀誘行長令大驚不與綎相會依是綎亦空歸監軍陳效責綎以其謀拙而易泄也綎深愜之

八月麻貴率頗貴牛伯英等陣于温井向蔚山然依清正在城恐而不敢攻之清正亦不出城故兩軍相持

鳴津與庫頭義弘其子又八郎忠恒後改家久率二万兵築

諸城而固守焉以新寨為居城新寨之為地也三面者海也一面者陸也望津永春昆陽三城聳于其前金海固城兩城屹乎其左右構倉廩于東陽而多蓄糧粟又置銳兵於泗川而後義弘屢帥師剽掠陝川宜寧咸陽高靈等郡邑大明中路大將董一元陸干高靈晉州以當之然憚義弘之驍勇且見其城壘之緊密而不欲攻

十八日開白大政大臣從一位豐臣秀吉薨於伏見城享年六十三遺言曰我即世則先姑秘之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速赴筑紫使朝鮮在陣諸將悉歸本朝退兵而可也若其退兵之不容易則

得川殿及利家其深謀遠慮而莫使十萬軍兵為外土之枯骨也日本兵在朝鮮者十餘萬人故云然言畢而瞑葬於洛東南邊

阿弥階峯藏甲冑兵器于棺中木食與山上人監經始之事築墓其巔構祠其麓廟社既築寄附烟戶而後以

卜部某後三男為神生其外杉宜等皆有焉其後於妙法院海秀吉之月忌必聚諸宗僧徒而設齋天台真言禪律淨土法華

一向時以聖護院門跡道澄為大佛殿住持改院號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各斷髮國俗奉主恩者禮其髮剃髮

長其髮

九月董一元在晉州屢運謀策欲攻新寨時第国器兵士見一女出新寨而即捕之其女出片楮以示之其詞曰此婦將度異域矣吾甚憐之捐貲以贖放還故土不朝兵將當恤其窮困勿加殺害則救蟻之德也尾云知吾姓者今公之後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即獲其女而行第国器見而不解之有諸葛鍊者解之曰郭國安也史無用第国器共悅曰郭國安今在日本是欲使我兵破新寨乎即使朝鮮商賈三人持史世用之牘往望津而逢国安且約曰今月二十日可燒望津城中之粮粟其時渡河而進攻耳約期既定矣第国器率兵涉河日本兵出拒之時望津城火日本兵先

燔救火以器乘勝攻入望津而放火董一元遣兵破永
春城而縱火于近里其夜又急攻昆陽月下挑戰島津
兵士所斬敵雖頗多而多寡不侔故去昆陽保于泗川
於是董一元聚兵將與義弘相戰義弘兵欲擊走之義
弘制曰彼多兵也我兵率尔起戰則反有後殃彼若來
攻則決戰於一舉可塵明兵耳

董一元使茅固持盃到新寨說義弘以和親之事
郭国安亦替其畫然義弘遂不從不受金帛而還之於
是董一元聚兵二十八日夜半將襲泗川時義弘兵在
泗川者可三百騎也大向驍將李寧恃勇先衆而進到
城下城兵擊殺之由是大明後軍辟易遲明董一元率
軍進攻泗川城兵恐其被圍即遣人于新寨乞援兵而
後騎步三百出城奮戰驍將廬得功忽中鳥銃而斃城
兵乘勝然一元軍兵既攻入城中而揚火島津兵士五
六百騎將來援之義弘固留之曰弃泗川兵固不忍也
然彼大軍乘勢入新寨則我軍大敗矣各守其營而勿
敢出焉義弘家臣伊勢兵部少輔貞昌躍馬而進會泗
川兵之逃來貞昌相共歸入新寨既而明兵燒東陽之
糧庫進圍新寨島津又入即忠恒欲擊走之義弘叱曰
不知敵兵之多少則必勿挑戰矣入夜明兵解圍而皆
歸泗川忠恒等恨不與一元相戰

十月朔日董一元遣茅固葉邦榮彭信古步兵三列
赫三聘師道立馬呈文藍芳威馬步四列攻新寨固器
邦榮信古到城壁下以木槓欲破門扉時木槓破而火